

虞水之情

鼠盗盗 / 著

YUSHUI
ZHIDUAN



她美貌非凡，只想要平淡的生活……
她的前男友，他想得到她，
便会连她一并了，下一秒却用她的身体挡了她……

{复仇白天鹅}
沦为枕边人
在爱与恨中蚀骨腐心！

她因复仇接近他，
惊艳了她以身相许的心——
“她夜夜与她同眠，
只为他的特别助理，只为把她推到风口浪尖。”

推他，却无法不去牵挂他；真真假假，爱恨交织中，
如害怕支离破碎，于是选择逃离。

他给她配了保镖，只是为了不让她和别的男人亲近；
他对她百般刁难，只是因为不敢表达心中感情。



中国言实出版社



鼠盜盜 / 著

YUSHUJI
ZHIHUAN

虞水之情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虞水之情 / 鼠盗著.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5171-0710-1

I. ①虞… II. ①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83525号

责任编辑: 陈昌财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甲16号五层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ysfazhan@163.com

E-mail: yanshicbs@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17印张

字 数 255千字

定 价 26.80元 ISBN 978-7-5171-0710-1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不速之客	1
第二章 破碎的婚礼	9
第三章 你别太得意	21
第四章 听说你要结婚	39
第五章 你身上有味道	57
第六章 我交给你了	73
第七章 我怎么知道会这样	89



目 录

CONTENTS



第八章 不领证怎么结婚	103
第九章 你男人被非礼了	117
第十章 记住今宵	131
第十一章 下辈子我做女人你做男人	157
第十二章 不只你抢手	173
第十三章 我决定——追她	195
第十四章 抱紧我	219
第十五章 都知道为婆婆着想啦	233
第十六章 开始造人计划	247





第一章

不速之客



初夏的清晨，整个城市刚刚苏醒，微风轻拂，还带着春的清爽。

乔怡水没心情欣赏日出的绚烂，而是快步来到了办公大厦。还没到六点，大厦里空无一人，她甚至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

这次，她盗取的可是商业机密，她没有时间恢复体力，急忙掏出钥匙，想要打开办公室的门。

她一直就觉得自己不是做间谍的料，现在赤裸裸地被证实了。

钥匙插进了钥匙孔，钥匙转动，随着咔嚓声，门开了，虽然知道屋里没有人，但她依旧本能地屏住了呼吸。

高跟鞋发出的哒哒声让人心慌，于是她小心翼翼地把脚上的高跟鞋脱了，轻轻地放在了门边，然后虚掩上门，赤着脚悄悄地往里走。

一步一步地走进那个办公室，心跳就一点一点地加快，集团公司CEO的办公室，是她两个月以来都在找机会单独走进的地方。

她从满满的两书架文件袋开始翻起，这么多文件袋竟也没有个检索信息。

而她想要的东西，也不知道在哪儿。

肩上突然出现了一只手，她一惊，却还是镇定地转过了头。

“你在找什么？”

这个有磁性的声音，此刻在她听来像阴森的地狱使者，听声音她也知道是谁——本市望族钱家的独子，卧龙集团CEO——钱泽琰。

他明明今天大婚的，怎么会这个时候出现在办公室？

她礼貌性地一笑，但是心跳的频率还是有所变化。这双眸子对她心灵的冲击，超出了她的预料，“是钱总，您真早，我帮柴老拿点东西！”她用手拨弄了下头发，平静地说。

他俯视着她的脸：长长的睫毛，完美的眼睛弧度，很美的一张脸，鼻梁高挺，朱唇莹润，一头柔顺的长发给她披上了清纯的外衣，好迷人，可是他不会被外表麻痹，她这双美丽的眸子后面隐藏的是怎样一颗心呢？

“到我的办公室拿柴老的东西？”

他身上穿的是昨天穿的那套深色西装，脖子上松松垮垮挂着的斜纹领带也是昨天的那条，他为人极为挑剔又有洁癖，几乎从不会连着两天穿同一套衣服。他昨夜没有回家，一直就在这个办公室里，刚才不过是去方便了一下，就闯来个不速之客。

只是乔怡水已经没有闲情去观察他衣着上的细节，心跳加速不全是因为害怕，而是这双眸子搅乱了她的心智。

“这是钱总的办公室吗，那我走错了。”

她说着就要走，可他的手不依，牢牢地抓住了她的肩头。

“走错了？”

他顿了顿，眉头轻挑，性感的唇勾勒出柔和的浅笑，他脸庞的轮廓清晰，有浓浓的混血韵味，一双狭长而深邃的眼睛，总是让人难以看出他在想些什么，但又是那样的迷离勾人，他的确生得极为好看，特别是他的笑容，带着与生俱来的魔力。

但他又是邪恶的，此刻的眼神就是最好的证明，他大概真的是魔鬼的化身，不然怎么会生得如此完美，却又那般的邪恶！

可是，即便他是邪恶的，也散发着一种让她难以抗拒的魔力，心跳的速度让她想否认也否认不了！

“那为什么不穿鞋？”他低头扫了眼她的脚，白皙娇嫩，当真是一双玉足呢！

她眼睛转动了一下，知道辩解是无用的，却还是说得底气十足：“刚才鞋子踩到了脏东西，怕带进办公室。”

看着她平静的脸，他眉头蹙了蹙，两只手在她肩头微微一用力。

眼前这个女孩子，如丝的长发，精致的脸庞，白皙的肌肤，曼妙的身材，组合在一起，更是个绝佳的美人，他并非美人见多了而不懂得怜香惜玉，他在愤怒，她怎么可以用这种方式靠近他，她究竟想干什么？

“告诉我，你在找什么？”他怒意散去，眉头一挑，演绎万般邪恶，“提醒你一句，我的耐心有限！”



他的嘴角此刻挂上了一抹微笑，带着猫要吃掉老鼠前的邪恶与得意。

肩头的骨头都快碎了，他修长白皙的手像老虎钳子一样有力。“钱总原来这么崇尚暴力！”她乔怡水才不会轻易在暴力下屈服，她推了推肩上的他的手，但力量微弱，毫无作用，她扬了扬下巴，一副底气十足又鄙夷的模样，对，就是鄙夷，鄙夷他用暴力。“你结婚戒指上的一个配件，柴老把它落在了办公室，时间紧迫，他让我来拿！”她又推了推肩上的他的手，“钱总，您用不着这样招呼一个弱女子吧？”

为了骗柴老的钥匙，她故意把一颗作为点缀的钻石留在了柴老的办公室，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机会，只是做梦也没想到，今天婚礼的主角——新郎一早会在这里！

他的婚戒的确在赶制，定制好的婚戒三天前突然不见了，只得由柴老来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那是一枚特别设计的戒指，上面镶嵌的宝石独一无二，昨天下午才找到一颗勉强可以替代的，柴老正在连夜赶制，作为柴老的助手，她来帮柴老拿东西倒也合理。

可是拿宝石拿到他钱泽琰的办公室就不对了！

他抬起一只手，随即捏起了她的下巴，迷离地凝视着。

“到文件袋里找钻石吗？你说谎也太不专业了！小模样还真不错！但做错了事必须受到惩罚！”他另一只手的指尖从她的眼眉上缓缓下滑，“眉眼俊秀，眼睛格外好看，有这样清澈的眼睛的人不该到我办公室找东西！”

他眸子里闪烁的是什么，是惋惜吗？

她缓缓地眨了下眼睛，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眼神，难道他真是当年的他吗？

“钱总，你果然很幽默呢，是不是我承认我是来偷你的东西的，你才满意呢？”

他剑眉微蹙，眸子里蒙上了一层愠怒，凝视着她清澈的黑眼仁，指尖轻轻地从她眼皮上滑过，“不应该啊，它是那么清澈，为什么，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又是这种眼神，看着他的眸子，她的心咚咚咚地跳着：“你是……”话到嘴边她又吞了回去。

“钱总，柴老还等着钻石呢！”

她又推了推他的手，依然推不开，他像是没听见她说的话一样，自顾自地从下到上地打量着她：“惩罚你这么个小可人儿，我真有点舍不得，我一向怜香惜玉，还是奖励你吧，怎么说为了我的结婚戒指你也费了不少神！”

他的奖励？随着他邪恶的眼神和压近的唇，她明白了是什么！

他的确是“怜香惜玉”，就在他订婚的当夜，就传出了他和某演员共度良宵的绯闻，也听说他侵犯过未成年少女，而且不止一次，当然他的家族为他摆平了一切。

不过她可不是来做他的香玉的，出于本能，她的膝盖一提，却被他轻而易举地夹在了两腿之间，任她双拳拼命地反抗，他依旧从容地吮上了她的唇！

两唇相贴的那一刻他顿了一下，她明显感觉到了他的慌乱，他在慌乱吗？如果如传言所说，他骄奢淫逸，又怎么会慌乱？可他的慌乱只持续了短暂的瞬间，随即他的吮吸更狂热了。

初吻，这可是她的初吻！

虽然她的双手没有多少力气，拳头还是雨点般的落在他身上，哪怕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她也会反抗。

“你再这样可就真的勾起我的兴致了！”

他这句话一出，她立刻安静了，她不想和野蛮的力量较劲，只能瞪着眼睛看着他由魔鬼幻化而来的脸。这一刻，他的眼底尽是深邃的迷离，但和他刚刚的慌乱一样，迷离只持续了短暂的瞬间，随即被玩世不恭替换。

他终于松开了她，用修长的手指抹了下嘴，又舔了下唇，很满意地点了点头：“味道还不错，我喜欢上了，从今以后，你的唇只有我可以吻，记住了吗？”

传言他是个色魔，今天他就要当新郎了，竟然做出这种事！

他嘴角微扬，用修长的手指捋了下她的眼皮，“眼睛瞪成这样，一点都不可爱了！先洗个澡，然后赶快把配件送过去，别耽误了我的婚礼！”

无耻之徒，竟还记着今天他要结婚。

只是洗澡干什么？顺着他的目光向下看去，刚才因为反抗，她打翻了旁边的水杯，里面的水全部洒在了她的胸口，薄薄的布料紧紧地贴在身上，身体的曲线



一览无余！

她本能地做了个抱胸的动作，说：“时间快来不及了，我先把配件送过去！”他的办公室里有休息室，有床有洗澡间，但她可不打算进去，对着他微微鞠了个躬，“打扰了钱总，那我先去了！”她逃跑似的往外小跑。

看着她娇柔的背影，赤着的双脚，他几步冲过去把她拉了回来，她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已经被他横抱在了怀里，她有种不好的预感，拼命挣扎：“钱总，你干什么？”

他嘴角一扬，带足了邪恶：“你没这么笨吧，一男一女还能干什么？你亲自送上门，我当然要成全你！”

流氓，刚才被强吻就憋了一肚子火，她握紧拳头，狠狠地冲着他的脸打过去，但是打空了，下一刻她就被他勒紧，再也动弹不得！

在力气方面，如果说他是大象，那她就是只小蚂蚁，身体动不了，但嘴巴可以动：“钱总，您这个玩笑开的有点过了，柴老等着配件呢，您的婚礼就剩几个小时了！”她有点心理常识，这个时候破口大骂可就失策了，那样真的会激怒他，可就不好玩了！

他站在原地凝视着怀里她的脸，眼睛里有种奇怪的东西，闪烁来闪烁去，眼神变得坚定的那一刻，他咬了下牙，心一横，抱着她大步地向那扇门走去。

这扇门内准确的说是一间卧室，布局与酒店的客房相似，只是豪华了很多，特别是那张大床。办公室里设一间休息室不奇怪，但那张超大的床，再联想到他平时的行为，就无法不让人浮想联翩，不知道他和多少女人在这里云雨过！

她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欣赏这些，只是拼尽全力挣扎。“钱总！我要去送钻石，不然你的婚戒赶制不出来了！”

“还有好几个小时呢，来得及！”

他直接把她丢进了浴缸，水龙头开到最大，水喷射而下，淋得她连眼睛都睁不开。他开的是冷水，才是初夏，水有些凉，她挣扎着想要出来，但就像一只想要在猫面前逃跑的老鼠，怎么挣扎都逃不掉，不多会儿她就瑟瑟发抖了！

但她还在挣扎，宁可挣扎到死，也不能坐以待毙。

“乖一点儿我会让你很舒服，否则的话可别怪我不怜香惜玉了！”

挣扎间，她身上不多的衣服——一件连衣裙、一条内裤、一件胸衣，统统被他扔进了垃圾桶。

她的身体从来没有一丝不挂地展现在一个男人面前，但此刻她没有闲暇去感受羞耻，水流淋得她睁不开眼睛，耳边也全都是流水的声音，她就像是掉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正在被巨浪吞噬。

他一边贪婪地欣赏着她的身体，一边往她身上倒足了沐浴液，大手在她身上揉搓。

“好了，现在很香了，我们可以开始了！”

他捧着她的脸，看似陶醉的吻了下去，冰冷的水让她的感觉变得很麻木，只觉得他的唇很温暖，她依旧奋力挣扎，两个拳头雨点般的落在他的胸前，可是他好像完全感觉不到疼痛。

不多会儿，她肺里的氧气都被他夺去了，两只拳头只能软软的落在他身上，而后连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软软的任由他胡作非为。

见她如此，他终于给了她一个呼吸的机会，炫耀胜利般的扬了下嘴角，还舔了下唇，说：“好香！”

他感觉到了她身体的冰凉，她会生病吧，就算生病也比卷入他的生活好！不管她是出于什么原因接近他，他都会给她一个选择的机会，至少这一刻他这种想法很坚定。

她避开水流，大口地吸着氧气，这才有了说话的力气：“你这样是强奸！”

他也被水淋得很湿，抹了把流向眼睛的水，突然把脸靠近了她，邪恶地笑着：“哪条法律规定吻也算强奸了！”

她一时间只能瞪着眼睛怔怔地发呆，天呢，他怎么会这么无耻！

他冷笑一声，看了看手腕上的表，没时间了，他今天是新郎啊！

他走了，她长长地松了口气，瘫软在浴缸里。

与不和，也难得一见。古文者——“遇事而忘不以变，以变而忘

其故，故其事得失

而上，非遇事而忘其故，而饰人以至忘其事者也。”何以承从斯言而

而下？取此立身持世，有清的义理，道空寂中事，固非吾下放之诗所可得，惟是少

游于斯耳。既已述之，亦大抵而得其

生平所好之末，（最憎林）东坡之豪放之才，本良为我所重而特加意于斯

矣。

“人情有所不可解，不若每名之。不然”

），本通辨清之义，知即此之名也。至于下四句，非但指事而

以散之，而通出所历游的郊野，即夫子所谓“其往也格”，故此句指初登之境

，而彼之不复知心事如故

，士农少客游的游子，只太浮利居，不为农的方士，只在山林里得意，此云予不

以式中者，除他自己的本意，又了然都于氏中者，却非予意

所欲，（此句下对前例不深悉者，会误认为予小家子气，不此，即知其反

之，予不以是为然）。

“香风”一句，实不以

不以时而生清芬，以时日而生臭味，予所以是式，斯本你等以时下便通好也

，望外近中微一到小至，或时的督遣个一服你多些事，所以终因未及行，出长游有

，望望尔也。

“山高月更明”一句，古文者斯、曾、宋、元、予皆谓之尤大，（予不以歌

采通改序，真了以非之，不以，宋亡前用同解道丁桂，法语甚深，以是正缺

，不以我惑者，惑之以是也也）。

（原文：）此空谷寒松，洞天一泉，此曲可与之相合，但前只用诗，兼

「柳叶春深大之」句，于何相合？」予止而未得之解，问之，予曰：

「予答君之问，以口之，是此诗之关目，丁桂解

一阵猛烈飞雨，占满了整个夜幕，夹杂着雷鸣般的轰隆声，使得不一会儿风只

有数分钟的平静又重新地被打破了。下雪啦！然而，本以为太晚了你曾说——“你忘了吉普赛人的感激，不知道吗？你

了解一切，你不知道我对你多么好，对你还做了许多别的事，你真该感谢我。”



第二章

破碎的婚礼

这样的一场暴风雨，对于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是可怕的，特别是他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必须去完成他的使命。“妻子啊，我——我——你得

和我一起好好的跟班，做点什么活儿，你得给我做点饭，你得给我做点

衣服，你得给我洗洗衣服，你得给我缝缝补补，你得给我烧烧火，你得给我

洗洗衣服，你得给我煮点汤，你得给我烧点饭，你得给我烧点菜，你得给我

烧点汤，你得给我烧点饭，你得给我烧点菜，你得给我烧点汤，你得给我



只恢复了一下体力，她就从浴缸里爬了出来，裹着浴巾给自己倒了杯热水。

连着喝了两大杯热水，感觉好多了，她把被他扔到垃圾桶里的衣服洗了洗，尽量拧干，就这样湿着套在了身上。

她没时间自怜，穿好衣服就离开了那座大厦，没再去翻动那些文件，现在看来她要找的东西不在这里。

完美的计划只收获了一个糟糕的结局，也许还没结局，她悲凉地呼了口气。

接下来会怎么样她不知道，但肯定不会是一个吻的惩罚就能抹平的。她又吐了口气，对于他的强吻，竟然痛恨不起来，而且心底似有暗流在涌动，天啊，怎么会这样！

微风吹过湿漉漉的衣服，带来一阵寒意，但冷却不了她内心的燥热，只助推了内心的波澜。

虽然心神不宁，但她知道现在该做什么，她要尽快把这颗钻石拿过去，耽误了他的婚礼，柴老也会受到牵连。

她赶在七点之前把东西送到了，柴鹏涛，那个被称作柴老的人正聚精会神地做那枚戒指，虽然已经快五十岁了，但他依然精神抖擞。

“柴叔叔，钻石我拿来了！”

“嗯，放下吧！”柴鹏涛忙着赶制戒指，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戒指做好的那一刻柴鹏涛偏偏被一个电话叫走了，看他的脸色似乎很着急，走前他让乔怡水把戒指送过去。

她拿着那枚集奢华与独特于一身的戒指，坐上了钱家派来的接柴鹏涛的车。

婚礼现场——这个城市最奢侈的会所，是一片别墅群。她按照钱泽琰的指示把戒指送往其中一栋别墅的房间，在服务生的带领下很容易找到了那间房，推开门那一刻，她愣在了门口，房间里竟只有钱泽琰一个人，他正优雅地端着杯红酒，侧着脸看着窗外。

看到他一副悠然的模样，她有些怀疑自己看花了眼，热闹奢华的婚礼，他

是主角，现在怎么可以这么悠闲？

他在特制礼服的衬托下，更是天杀的好看，身材更加修长，脸上的轮廓也更显硬朗，只是他即便微笑也带着特有的凛冽，让人只看一眼，就气短了几分。

“我的戒指呢？”他依旧看着窗外，但眉头紧锁。

“在这里！钱总，我放到茶几上了！”

她从大敞着的门走了进去，双手把装戒指的精致盒子放到了茶几上。“钱总，那我先走了！”她转身要走。

“等一下！”

他话音落下的那一刻，她的手被他抓在了手心，轻轻一带，她整个人撞到了他怀里，她想要把手缩回来，但他抓得紧紧的！

她看了眼敞开的门，问他：“钱总，您是想制造点什么新闻吗？”

在他的婚礼前，他竟然这样肆无忌惮地拉着别的女孩的手不放，这个男人疯了吗？

“告诉我，你处心积虑地接近我想干什么？哦，我知道，你很倔强，死活不认账！”他的目光从她的脸缓缓下移，上下打量着，目光最后停留在了她的胸部，他说：“很诱人，我还有点时间，勉强可以逍遙一下，你这么个小美人儿一定很销魂！”

说话间她已经被他逼到了墙边，他的身体像堵墙一样，压得她一动不能动，但她并不恐慌，经过早上的一番较量，她多少探到了点他的底，他更像个——纸老虎，如果他想逍遙，早晨的时间比这会儿宽裕多了。

“钱总，门还敞着呢！”他张牙舞爪的，也不过就是强吻，就不信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还能怎样！

他愣了一下，转而笑了。

“对哦，还是你细心！私密的事情被人看见总是不太好！”

他松开了她，去关门，她试图趁机溜出去，虽然这个纸老虎只会强吻，她也不会欣然接受，可是她还没能接近门口就被他抓着手腕拉了回来。

看着他嘴角的邪恶，她眸子里迸射出一丝愤怒，虽然他不会来真的，但也不会怜香惜玉，这一点她早上已经见识过了，差点没被冷水冻死，想到这点就气不